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第九段下

一騎馬渡康王江南立帝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初欽宗令康王使金軍請和至磁州守臣宗澤勸毋往民遮道留之乃還次相州欽宗乃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康王遂次東平欽宗又以金方議和以金方議和之舉康王次濟州及金以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為楚帝呂好問馬紳極陳順逆勸邦昌速迎康王邦昌乃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元祐皇后降手書俾王嗣統澤與權知應天府朱勝非來言江南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事康王遂趨應天府受命即位是為高宗外傳載康王為金兵所襲至磁州界夜宿崔府君廟中忽神促曰速上馬追兵至矣遽起果有疋馬在焉遂乘之走抵夾江其馬湧身而過既渡僵立不進天明視之乃廟中泥馬也先是欽宗年號為靖康人謂有十二月文康王之讖磁州屬漳德府勝非蔡州人謚忠靖字藏

建中興無計策航海逃生

彈詞註卷九下

旁以杜充守建康自如臨安金兀朮渡江入建康充降呂頤浩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遂奔明州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海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海而走溫州兀朮遂帝乃復還越州明州今寧波府

宗留守固京城表還車駕

開封尹闕李綱言非宗澤不可乃以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宗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屢出師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及楊進王再興等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之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砦給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咸願聽澤節制澤屢表請車駕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陛下不拜則天下何所倚戴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謚忠簡

汪黃沮抑鬱死淚滿衣襟

帝以汪伯彥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時金兵新至二人皆不上聞宗澤憤成疾請帝遣京二十餘奏劾爲潛善伯彥所抑發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振軍聲累得勝張韓吳岳

張浚爲侍御史以朱勝非薦進川陝京湖宣撫使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勢至蜀安堵率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後罷歸全使每至必問浚安在浚知樞密院也會齊劉豫入寇趙鼎勸帝召浚浚帝以浚知樞密院事文即日赴江上視師將士見浚勇氣百倍金兀朮以約戰韓世忠遣麾使王愈等殺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賊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夜遁浚封魏公韓世忠延安人以應募立功從高宗南渡平苗傳劉正彥之亂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兀朮欲濟江世忠移師鎮江謂諸將曰金山龍王廟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寔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戒之曰聞江中

彈詞註卷九下

二

鼓聲急出擊之果有五騎趨廟聞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馳去中一人紅袍玉帶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世忠妻梁夫人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乃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後詔世忠屯揚州世忠駐大儀以當敵騎移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約將撻不起手聶兒字董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約將撻不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親追至淮金兵大潰論者以此與爲中興武功第一後屯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云以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皆用之玠治兵興原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崩至玠與璘更戰迭休金人敗遁沒立方攻箭箬嶺玠復遣將擊玠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狃於常勝及與璘戰輒敗璘甚於是兀朮會諸帥兵進薄和尚原玠璘命諸將分番迭次敵稍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待敵敵至伏發兀朮中絕其矢亟斃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常有此敗玠璘慮金人必復深入乃別營壘於僊人關右之地曰殺金人守殺金坪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與玠會於

僂人關大敗金軍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乃遠據鳳翔金之不敗窺蜀者皆玠弟兄功也玠拜山州宣撫使璘以四州宣撫使封新安王岳飛殄陰人靖康初金人以二帝北去飛應募誓以忠義破國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嘗以八百人破盜王善五十萬於南薰門公等十人破書成十萬衆於桂嶺又平湖廣大盜楊么等十數萬帝賜御書於旗曰精忠岳飛初爲江淮統制敗金人於廣德六戰皆捷金兵欲復復河南州郡留大軍於穎平降附之後屢破金兵收復復河南州郡留大軍於穎昌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相連步卒以麻扎刀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會師十萬攻穎昌又敗飛追至朱仙鎮兀朮敗走還汴時中原盡磁相洋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禦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飲耳方指日渡河與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乃還飛後追封鄂王班師一日奉金字牌十二乃還飛後追封鄂王與南三十五里箭著嶺在今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仙人關在鳳縣境內殺金坪在今洛陽縣西北殺金嶺之

彈詞益卷九下

三

傍武階即今階州廣德今州屬安慶府穎昌今開封府許州鄆城今縣屬開封府朱仙鎮在今開封府城南四十里黃龍府在遼東開原城外張浚字德遠諡忠獻趙鼎字元鎮聞喜人贈豐國公諡忠肅世忠字忠臣諡忠武吳玠字晉卿隴西人贈少師諡武安吳玠字唐卿拜太傅追封信王諡武順岳飛字鵬舉官少師諡

備揆米高宗名將並稱張韓劉岳今升庵以吳易劉此或自有去取然張亦有浚與俊之分劉亦有光世與將以張韓岳劉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僧殺飛罪不在槍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庸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益見隆壺而挫師枉殺遺議不少惟韓岳一公齊魯萬古一無訾議然乎歎武穆之奇禍而承嘗不羨斬王之全福也時有劉錡順昌之捷亦庶幾焉劉錡字信叔成紀人諡武穆

苗劉編遭禁制不勝疑心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道將有勞王室以樞密王淵驥遷顯職心不平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

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傳等伏
兵殺淵及履等帝御樓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
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遂
劫帝傅位皇太子魏國公莫請隆祐孟太后臨朝以
顯靈守為睿聖宮徙帝居之張浚呂頤浩韓世忠等
會兵討之傳等憂恐僕射朱勝非曰勸帝復位浚等
者傳是問自反正耳傳等遂率百官請帝復位浚等
復敗賊將苗翊於臨平傳等夜遁世忠獲誅之帝
不復有復中原而迎二聖之心也詩餘有滿江紅辭
後段云豈不念中原蹙泣不當時自怡中原復笑區
區一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怡中原復笑區
區之公矣 願浩字元直封秦國公謚忠穆

賊槍師決講和稱臣本頁

初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槍賜捷懶及南侵以為
餘謀捷懶攻楚州槍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
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
見宰執槍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
朝士多疑其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
訛訶之者就令從軍捷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

彈詞註卷九

下

四

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槍善力薦其忠槍入
對首奏所草與捷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槍朴忠過
久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
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
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警息兵則自槍始後帝以槍
為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槍言臣僚畏首尾多持
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
帝許之然猶以羣臣為患擢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
御史中丞劾異議者由是詔諸路班師凡有沮和議
者悉罷斥之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請使兀朮以蕭毅
邢具瞻為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
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
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
曰臣構言今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
為上國既蒙恩造許備藩芳世世孫謹守臣節每
皇降生辰望正旦遣使稱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
兩每春季搬送上國早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陞
命亡家伏望上國早降誓詔使敵邑永為憑焉 楚
州今淮安府漣水軍今安東縣唐
今唐縣鄧今鄧州俱屬南陽府

殺忠良三字獄匿怨忘親

樞密副使岳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遣

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

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罷飛

奉朝請又與樞密使張俊謀害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

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

鵬兒以姦貪屢為副都統制張俊皆飛部將使人諭之

俊謀於於是檜謀以張憲父子庶不疑彼時在鎮江乃自

相攻發因以飛父子庶不疑彼時在鎮江乃自

為狀村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

行樞密府鞫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

巡兵討憲被掠無完膚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

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

雲就大理獄檜今中丞何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

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

膚鑄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強敵未滅

無以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

議大夫方俊高與飛有怨遂誣飛雲于憲書

草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

今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傳會成獄大理卿

薛仁輔等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請以百口保飛

彈詞註卷九

五

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並殺
雲與憲凡詔飛冤者或黜或死傳成其以者皆進秩
尹氏曰賊臣秦檜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
怨者矣廣義曰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
母妻之大讐此高宗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何
鑄方俟高音墨其肩

完顏亮再背盟吳山立馬

金主完顏亮有奇侵之意乃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
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
頂題詩其上有萬里車音蓋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
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大蹙
寇衆號百萬種帳相望銜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山在湖州府治東南吳大隣伍子胥死立祠其
上文名胥山上有寺觀左臨
大江右瞰西湖為一郡勝槩

賴儒生戰采石江左符秦

金主亮臨采石誓明晉濟江時劉錡將王權軍潰
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叅謀虞允文往

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禱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
顯忠未來敵騎充斥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
忠則誤國事遂名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諾命皆在
此以待有功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
江而來直薄官軍軍四分立陣後則兒女子敵舟皆平
之背曰汝膽畧官軍軍四分立陣後則兒女子敵舟皆平
雙刃出士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鑄船衝敵舟皆平
敵半死半斃日暮未退曾不潰季自光州來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
將尾旦敵果至復敗之允文知敵當復來夜半部分諸
將亮至瓜洲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
士危懼遂共殺真渡淮北還顯忠至采石允文還鎮
江時太尉劉錡病篤允文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同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
生我輩愧死矣顧允文曰逆亮師我江左彼符秦不然帝
於采石金亮見弑於瓜洲名在今太平府城北昭關
無駐蹕之所矣采石山名在今太平府城北昭關
北固山亦有昭關此軍潰當在含山蕪湖今縣屬太
平府瓜洲在揚州府城南四十五里有瓜洲渡以通
鎮江 虞允文字彬父仁壽人封雍國公謚忠肅

彈詞註卷九 下

璜按楊誠齋海鑑船賦序云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
確曰海緇輕而駛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
麾欲濟允文伏舟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
遊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
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
之而實以石灰硫磺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
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
其火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
之

明受亡之儲嗣謀庸群議

初苗劉之變劫奪傳位於太子專政元明受專尋卒
帝未有後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
謂太祖後零濤可憫詔選其後會立虞縣令婁寅亮
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庶幾上慰
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帝乃選太祖後皇子偁
子伯琮賜名瑗更名瑋進封建王立以為皇子偁
璜按朝野遺記載苗劉之變益虛器於前星欲自恣
耳泰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在
鐵塔下蓋當時併乳豔掩之云又云車駕在維揚魏
公玄在臺院比江柳官中帝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

者遷至豐然驚惕遂病董腐故明受祖後官皆不孕
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亦追歸來望恩之怒耳

得賢能早付託亦見公心

初岳飛詣資善堂見皇子瑋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
中興基業其在是乎瑋育宮中凡三十餘年天資英
明識遠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至是立為皇太
子更名昚帝尋傳位太子目稱左皇退居德壽宮
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宋孝宗承七世開其太祖

自太宗至高宗凡九傳皆太宗之後高宗無子乃求
太祖後孝宗太祖六世孫秦王德芳之後秀王偁之
子

傷斷弦攜漆杖有志經綸

帝志圖恢復留心騎射嘗射弩斷弦傷目又在宮中
常攜一漆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命黃門取之二人
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帝方有
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彈詞註卷九下

張紫巖再出師符離阻喪

邵宏淵李顯忠兩不相能

建炎初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
大戰於富平敗績至是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
軍馬帝銳意恢復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且奏
金匱至秋必為遼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
議出師浚准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攜虹縣靈壁之
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
出泗州趨虹縣會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
之力戰遂復靈壁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
按踵宏淵圍虹夕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
金守將乃出降宏淵耻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諫
宏淵之卒奪真佩刀顯忠遂斬之由是二將不協顯
忠又敗金賊琦於宿州復之其城守原震動金李
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
宏淵按兵不動且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
猶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
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河南指日可復
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

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雋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張浚漢州綿竹人紫巖綿竹縣山名縣治南有紫巖書院為浚讀書之所時稱浚為紫巖相公紫巖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綿水出於此符離谷鳳陽府宿州宿平今縣屬西安府虹縣靈壁

湯思退劾忠良脅和論敵

湯思退致身皆奉檜父子之恩檜病篤召思退屬以後事猶黃金千兩思退以為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非檜黨信任之令權叅知政事思退益堅和議後罷歸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用思退以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金統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詔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令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定書四事一欲通書叔姪二欲得四州三欲歲幣金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思退請遣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張浚上疏曰自

秦檜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

致使其黨復出為惡竊為陛下憂之浚又言請幸建康以圖進兵尋詔浚視師江淮思退諷右正言尹穡劾罷浚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思退奏遣魏杞復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思退猶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脇和金僕散忠義等遂渡淮與統石列志寧分兵自清河口攻陷楚州後杞至金金主許捐歲幣不發歸正人命罷兵分戍正敵國禮而還海泗今淮安海州鳳陽泗州清河口

滿朝中皆婦女歎殺豪英

兵部侍郎胡鉉言金不可和尚髦綱獨斷追回使者省數千億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事大之辱無再拜之屈書曰母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德壽宮親奉養極其孝順

上皇居德壽宮二十六年帝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二年力行古禮羣臣屢請遵易月之令

澠詞註卷九

不從

南北和臣改姪保境安民

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守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盟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屬陪臣伴屬皆拜奉使至是始稱帝為宋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絲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時帝銳意恢復值金主賢明仁怒無可乘之繫南北講好與民休息焉

宋光宗惑李后婦原將種

孝宗傳位於太子惇惇即位是為光宗尊孝宗為壽皇聖帝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入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坦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姓姪悍常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擇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救后怨之皇甫坦夾江人

重華宮一二載不見嚴親

彈詞註卷九下

九

時壽皇居重華宮帝感於李后之言久不往朝紹熙三年二月帝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重陽節以疾不過宮羣臣連疏乞請不聽給事謝深甫極諫帝感悟輒命駕往朝重華宮百官班立以俟帝已出至御屏李后挽帝回曰天寒官家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秀才要砍頭耶竟傳旨還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學者稱止齋先生謚文節

宮人手煮成羹齋壇告變

宦官言搬出禍感病傷心

初帝理豫壽皇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近習懼遂謀離間二宮會帝得心疾壽皇講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

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益於帝啟之則
官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
節翌日合祭天地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次服
袞冕始搢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幙皆仆
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兩電交擊黃壇燭盡滅衆
皆暗中自救莫能措手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稍霽
則已曙不能成禮而罷聖體遂苦風眩一時策命宰
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病
一書云貴妃張氏

躬定策立寧宗太皇太后

壽皇崇光宗稱疾不出丞相留正與樞密趙汝愚議
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喪不可以無主太后
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於是尊太后為太皇太后正
復率宰執入奏請建太子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
以進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大
懼逃去人心益搖會光宗臨朝忽仆於地汝愚與尚
書左選郎官葉適等謀自內禪於太皇太后適與知
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因所善內侍省關禮具告
之禮入見太后泣請許之時嘉王謁告不入臨將禪
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羣臣入王不

彈壽註卷九下

十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奏皇帝疾
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為太子皇帝批出有甚好
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
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
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
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諭
旨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
位是為寧宗 留正字仲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學
者號水心先生汝愚字子直餘
干人進封沂公謚忠定侂音託

韓侂胄弄國柄貶竊宗臣

韓侂胄皇后季父也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
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
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
遂謀去汝愚以京鏜與汝愚有隙引居政府鏜曰彼
宗姓也詎以謀危社稷則一綱打盡矣侂然居相
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汝愚出知福州中
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位遂罷汝愚出知福州中
丞謝深甫等又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乞令奉
祠請答命提舉洞霄宮侂胄尤必欲寘汝愚於死御
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因條奏其

十不遜復竄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衡州守錢
鑿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寃之

用內批禁偽學驅除正士

初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於知閤事劉跋跋曰惟
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跋曰御筆批出是也
侂胄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復用內批
以其黨劉德秀為御史由極言陞皆侂胄之人排斥
正士侍講朱熹因進講事陛下或竊其柄臣恐
進退宰臣移矣侂胄大怒以內批罷熹自程顥程頤傳
孔孟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熹
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
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
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熹
門人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
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由是善類皆不自安博士孫
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達辨之亦被斥
以學士葉翥知貢舉翥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
主之柄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
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

彈詞註卷九 下

士

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
五字胡絃與熹有隙為疏草授御史沈繼祖誣熹十
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收召四
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
送別州編管熹落職罷祠籍元定於道州籍者趙汝
愚劉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彭龜年汪達
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 道州今屬永州府
綿州今屬成都府朱熹父松字喬年婺源人熹字元
晦居崇安扁讀書室曰紫陽書堂復築室建陽號雲
谷老人其草堂曰晦菴翁號曰晦翁晚居考亭精舍
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封徽國公謚曰文恭元定
字季通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謚文節必大
字洪通吉水人謚文忠龜年清江人謚忠肅

眾讒詔蠲附羶犬吠雞鳴

侂胄封平原郡王加太傅太師詔政府樞密臺諫侍
從皆出其門羣小滿朝競為讒諂如許及陳松獻委名
尚書屈膝執政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陳松獻委名
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嘗達
鈞聽耳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
侂胄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

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人其十人亦欲得北珠冠知臨安府趙師異壘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聞者鄒之顧氏曰小人附韓氏以求美官種種然若蒼蠅之觸

歡樂極悲哀來朝堂生故

顧氏曰邊鄙告寧則朝堂生故不至於極敗夫壞不已

伐金詔思立着蓋世功名

時金為北鄙阻蹙等部所擾兵連禍結國勢日弱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慨復乃降詔畧曰天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乃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股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舍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入子為人臣當念祖

釋詞註卷九下

三

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蜀吳曦獻地圖通金背叛

吳曦璘孫玘子也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侂胄許之以為興州都統制曦至興州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兵權悉歸於曦吳志遂成會侂胄定議伐金乃命曦練兵西蜀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曦副之曦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因持重按兵河池侂胄與金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人攻秦鳳與金境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心金人許封之約若按兵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因命完顏綱經畧之曦陰遣人送款於綱綱遣張仔會之曦乃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附仔綱乃以金主景興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於金遂還興州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興州今漢中府沔縣屬今州成今縣和今西和縣俱屬鞏昌府鳳今鳳縣屬漢中府秦鞏今秦州鞏西縣興元今漢中府

賴安丙誅逆黨克復階成

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曦即與
州為行官自稱蜀王名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
史丙度不能脫乃陽與而陰圖之監興州合江倉揚
巨源謀討曦丙屬眉州人陳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
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
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
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滅此賊
曾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
玉李坤辰等謀誅曦欲奉丙主事巨源往與約遂定
計好義等突入僞官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
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
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故戶欲逸李
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忽呼
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所其首馳告丙權四州宣
定城中盡收曦黨殺之傳首臨安眾推丙權四州為
撫使巨源好義謂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
蜀要害蓋乘勢復取之丙乃分遣好義等復西和階
成鳳州反大散關合江今縣屬瀘州眉州今四川
直隸州大散關在今寶雞縣
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

彈詞註卷九下

七

安豐破江淮騷追求首禍

侂胄以諸路兵伐金招撫使郭倪攻宿州大敗副使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潰
金僕散揆遂分兵九道南下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
淮水惟八疊灘可涉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毋汝
勵悉眾屯花露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
官軍不虞其至潰走揆遂奪穎口陷安豐軍進圍和
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直揚諸州之衝乃張旗幟於沿
江上下江表大震金紇石烈子仁復陷滁州入真州
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淮西鎮縣
皆沒於金侂胄以師出屢敗諭檄視江淮軍馬鎮密
遣劉祐持書幣議和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
臣乃可宥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為今
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豈敢專擅又還
侂胄復使方信儒如金議和金復書曰若能稱臣即
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
添歲幣並犒師銀方信儒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
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
言侂胄固問之信儒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
貶信儒官復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安豐今鳳陽
府壽州唐州今山西平陽府蔡州今汝寧新蔡縣和

州今江南直隸州濬州今屬
廬州府六合今縣屬江寧府

本希榮反重辱函首胡庭

史彌遠誅侂胄結交楊后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
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請誅侂
胄王安邦皇后楊氏亦怨侂胄初不欲立社稷帝不
榮王儼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
答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
遠共圖之彌遠自懷中出御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
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
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
胄入朝震以兵擁至玉津園殛殺之遣使即詔州誅
蘇師旦後王柎還持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
百官議尚書樓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究已斃
之首又何足惜命臨安府新棺取首梟之遂以侂胄
及師旦之首付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柎以首至
金金主環懸二首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
器庫乃命罷兵侂胄既誅彌遠遂擅權用事楊后內
專國政彌遠表裏相結權勢熏灼宰執侍從臺諫藩

閩皆所引薦
莫敢誰何

彈詞註卷九

下

西

使心機壞家法易置儲君

帝太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教育宮中
於是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初燕懿元人余
昭之後希墟之子與苾母全氏家於山陰慶元人余
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告還鄉秋試彌遠以帝未
有儲嗣而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
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乃密語之曰今
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過全保長宗避兩保長知其為丞相孫趙與苾
甚肅二子侍立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苾
與苾也天錫憶彌遠言及還臨安告之彌遠使天錫
密諭保長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
皇子乃補與苾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後時楊
后專政彌遠擅權當決配不平嘗書揚呼及彌遠之
事於八上曰彌遠當決配不平嘗書揚呼及彌遠之
恩不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思以處竑而
竑後沂即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
彌遠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

元太祖起幽燕中原膽碎

一泄則族矣清之許之彌遠日熾孽茲之失言於帝親帝廢茲立貴誠而帝不悟慶元今寧波府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金授為察兀秃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至是兵勢浸強稱帝於幹難河是為元太祖時金主衛王永濟即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鐵木真問曰新君為誰使者曰衛王也鐵木真遂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大耶何以拜為遂與金絕數侵掠金西北地境其勢大盛金人皇皇蒙去遂取金西京及恒州復遣其子高闊台等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西北諸州皆降蒙古未幾陷金燕京

金宣宗渡淮水殺氣憑陵

金胡沙虎弑其主承濟而立昇王珣是為宣宗時宋以金有蒙古之難遂與金絕罷金歲幣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未幾高琪復勸侵宋以廣疆土金主遂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慶壽分兵犯樊城圍襄陽光化軍 盱眙今縣屬鳳陽

釋詞註卷九下

五

府樊城在今襄陽府城北與襄陽對峙襄陽光化今二縣俱屬襄陽府

宋理宗沂王子中宮策立

寧宗疾篤史彌遠矯詔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寧宗崩彌遠遣皇弟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拜泣曰內外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遂即位尊楊后曰皇太后垂簾專聽政 沂王名昀音鈞 柄孝宗孫

害濟王貪聚斂委政奸臣

帝既即位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史彌遠忌之許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名醫人往視之天錫至逼竑繼於州治以疾薨聞人以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彌遠遂專任檢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悉委政彌遠拜太師左丞相封會稽郡王後帝以諸路用兵國用不足遂務為聚斂而民生感國勢

矣

焚楚州寇揚州李全作亂

賴兩趙奮兵擊收復淮城

初金濰州李全起兵於金為亂率眾來歸以功遷京東河北鎮撫副使騎暴難制潛蓄異心朝廷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國至鎮痛抑青州全自青州來謁國端坐受拜全大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近爭者拜耳更折節為禮國大喜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劉慶福還楚作亂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害其家兩司積蓄盡為賊有明日國縊於途朝廷不問後全為蒙古圍於青州遂降蒙古朝廷改楚州為淮安全為蒙古復入淮安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陰以賈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全乃徑搗鹽城入據之時朝廷以趙方之子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濠州軍馬通判攝州事趙璣夫亟迓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葵

彈詞註卷九下

六

葵帥軍赴之時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將趙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取旣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悉眾寇揚州至灣頭據運河之衝宗雄武獻策於全曰城中素無官軍若築長葢秦樂於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果喜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賊欲走入土城官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蹙之全過新塘新塘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還淮安自拔葵軍追及奎長刺亂刺之全死餘黨還淮安奉全妻楊氏為主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葵復帥步騎攻鹽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淮安五城俱破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剿擊焚其水柵賊始懼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門淮安故也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均等納款軍門淮安始平

州今登州府濰縣通泰二州屬揚州府鹽城今縣屬淮安府灣頭即茌莫灣在揚州城東北九里平山堂在蜀岡上宋郡守歐陽修建趙范字武仲衡山人楊氏名妙真

仗胡馬掃邊塵謀吞西夏。

宋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真伐夏盡克夏城邑夏主覲出降遂繫以歸而西夏亡

孟無蒼身百戰併力平金

以孟宗政子珙為京西兵馬鈐轄蒙古遣王楸來京湖議夾攻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帝命嵩之報使許之時蒙古攻汴金主守緒出奔河北復由歸德走蔡州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嵩之命珙等帥師赴之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薄城柔中流矢如蝟珙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拔柴潭樓蔡州特潭為固外即汝河珙鑿隄潭決入汝水寔以薪葦蒙古亦決練其城先是攻其外右丞完顏忽斜虎縶寨浚壕為備及西城隋軍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日夕禦戰珙下令啣枚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萬眾競登大戰城上金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迎降乃四面夾攻入金主自縊諸將舉火焚之珙乃與塔察兒分其骨

彈詞註卷九下

七

以還金遂亡珙八身親百戰以致平金其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自號無蒼居士拜寧武節度使封漢東公及卒謚忠襄 柴潭在汝寧府城外孟珙字璞王棗人陽

纔滅金先敗盟元兵又至

時南北盟好已定趙范趙葵欲因滅金之後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范不聽帝復詔知蘆州立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葵將楊誼等帥兵入洛陽蒙古聞之引兵南下至洛陽誼軍潰葵子才皆棄汴而歸蒙古使王楸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後蒙古改國號

據西湖一洼水怎濟蒼生

是時川蜀襄漢之地無歲不干戈瘡痍滿目元已盡有西北中原宋止據江浙一隅宋亡之勢於此已成

西湖在杭州府城西周回三十里注深水也又曲也

史嵩之毒賓僚每遭堂食

史嵩之久在相位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時以終喪去位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八十日而卒範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丞相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左司諫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益屏汰為慮未幾而腫疾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丁大全逐宰相夜調臺兵

時帝年寢高閻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右司諫丁大全諂事內嬖竊弄威福右丞相董槐惡其為人大全遣客私於槐槐曰吾憫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

彈詞註卷元

表章著諸大儒關閩濂洛

周敦頤道州營道人博學力行得孔孟之本原神宗朝歷知南康軍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程顥河南人敦頤為南安司理時父駒為通判使顥與弟頤往受業得聞道於敦頤神宗召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頤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宗旨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多出其門哲宗時累官至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學者稱為伊川先生張載長安人少喜談兵又訪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顥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得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神宗以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為宗後世同知太常禮院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人士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南劍將樂人揚時聞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遂以師禮見顥於洛昌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顥於洛後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

事

六

號曰龜山先生高宗時為侍郎兼侍講時東南學者
誰為程氏正宗而伊洛之學始入於閩後以龍圖閣
直學士致仕卒南劍羅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曰
不至此幾虛度一生矣延平李侗又學於從彥得伊
洛之正巖州婺源朱熹初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從
侗學焉其學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築
室武夷山下四方道學之士從之者如市學者稱為
海菴先生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歷仕高孝光寧官
至秘閣修撰卒後是帝表章先哲追崇大儒詔曰孔
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
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
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朕每觀五
臣論著故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以示崇獎之意遂加封敦頤道山名管水出焉河南
伯頤伊陽伯熹徽國公管道山名管水出焉河南
州府道州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蓮花峰在廬山溢
江一名湓浦在九江府濂溪在道州今九江府城南
有溪亦名濂溪南劍今延平府婺源今縣屬徽州府
同安今縣屬泉州府武彥山在建寧府崇安縣有神
降此自稱武彥君列仙傳鑿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夸
敦頤字茂叔追封道國公謚曰元程顥父昞字伯溫

彈詞註卷九

九

朱紫陽繼春秋綱目書成

洛陽人顯字伯淳謚曰純頤字正叔謚曰正張載字
子厚邠人謚曰明楊時字中立謚文靖從彥字仲素
本沙縣人從家陽平學者稱豫章先生謚
文貞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謚文靖

神宗元豐七年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
戊寅二十三年至孝宗隆興八年朱熹因之作通鑑綱目
六十二年至孝宗隆興八年朱熹因之作通鑑綱目
做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註以為之目凡五十
九卷至是帝詔經筵兼進講通鑑綱目並詔以通鑑
綱目送國子監列進春秋三傳左邱明並詔以通鑑
受經於仲尼為經作傳為左傳公羊受經於子夏為
公羊傳穀梁亦受經於子夏為穀梁傳邱明魯人公
羊名高齊人穀梁名淑
字元始一名赤魯人

賈似道把朝權通降誤國

賈似道賈貴妃弟也恃寵不檢帝以貴妃故累遷至
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時蒙古主入寇忽必烈將
兵渡淮尋帥眾渡江圍鄂州中外大震帝拜似道右
丞相兼樞密使以援鄂蒙古攻城甚急城中死傷者

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諸豪古營請
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急流走鄂以計聞忽必
烈亦聞阿藍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急圖解歸襲
位適似道再遣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
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
偏師候湖南元良合台之兵元良合台亦解潭州至
引兵趨湖北傑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元良合台亦至
傑等濟師北還似道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
卒百七十人乃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
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帝以
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加少師封衛國公似道於是
權傾中外矣乃令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
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會忽必烈既立欲來修好
乃以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
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
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
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
卒至元兵大
舉國至於亡

買公田立關會害殺生靈

彈詞雜卷九下

五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
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
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
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管戶十萬畝之數則每
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數則每
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
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
一事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良
貴提領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
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
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畝價于四十處買田
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浙西六處買田
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
惡及收租之時田畝或多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
不足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失業
矣自寧宗之世會子壅滯物價踴甚至是似道以物
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
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
貨收獎會於官廢十七界會
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宋度宗不知機仍尊師相

觀襄樊如草芥棄與他人

度宗名禛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崩即位帝以似道有定策功加太師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蒙古主謀入寇命阿朮與劉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圍遂築城其地又造船五千艘日習水軍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築長圍起萬山包百諸堡以立久駐不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壘城聯亘之圍日急而賈似道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襄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劬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襄陽府呂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等死之襄陽亦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每告急於朝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卒無援襄之意至是蒙古阿里海涯至城下招諭

彈詞註卷九下

五

半閒堂鬪蟋蟀蕪湖潰敗

文煥文煥遂以襄陽叛襄樊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虎頭山在襄陽府西南八里白河在府城東北萬山在府城西一十里百丈山在府城南三十里峴山在府城南七里鹿門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

初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博徒縱博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取時蒙古改國號曰元阿朮自襄樊既下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元主乃下詔數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呂文煥劉整等大舉入寇漢陽鄂州黃州江州安慶皆降於元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然畏劉整不敢發會整死於無為軍似道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舻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答書曰欲和則來面議似道不荅乃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艦

港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塵戰艦合勢衝虎臣軍阿
木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
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掠見之譴曰步帥衆我寡勢
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見之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
不支矣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諸軍回棹前走
伯顏以步騎左右椅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
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
揚州葛嶺在杭州府武林山葛洪曾居此無爲軍
池丁家洲今廬州府無爲州新安今徽州府池口即池州府貴
在蕪湖縣西
南三十里

木綿菴遭鄭虎結子收成

樞密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
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
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
罪太皇太后謝氏不許止罷平章都督府臺諫皆疏
乞誅之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
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御史孫爍叟等又
疏劾之乃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

虎臣悉屏去撤輜蓋暴行秋日中窘辱備至及至漳
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遂拘
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後陳宜中至
福州捕虎臣斃於獄初似道嘗齋雲水千人有一道
士至門求齋主者以數尼辭之不動似道自往舉之有
側齋焉覆其鉢於案衆舉之不動似道自往舉之有
詩云得好休時即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果有木綿
之驗虎臣字
廷翰福安人

焜昱曷軟臃臃弟兄三個

焜昱曷皆度宗子也度宗崩次子焜立是爲恭宗焜
北符庶兄益王昱立是爲端宗昱崩弟曷立是爲帝
曷

人心離天命去閩廣飄零

元伯顏入臨安執恭宗北行焜母楊淑妃與其弟楊
亮節負帝與廣王曷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
世傑等奉昱即位於福州封曷爲衛王元分道寇閩
廣世傑等奉帝航海至泉州復走潮州惠州崩於嶺

南之洞州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
乃奉謁於洞州即位吳川縣新會縣南八十里海內
中乃雷化犬牙處崖山在今新會縣南八十里海內
延袤八十餘里山巔有
元將張弘範紀功刻石

錢塘潮偏生的三日不至

錢塘江潮每日夜二至至是元兵分駐江沙上杭州
多幸之而錢塘潮汐三日不至 錢塘今縣屬杭州
府其江在府城東南錢塘門外源發自徽州曲折而
東以入海故名浙江每歲八月十八日杭人競出觀
潮善泅者泝潮
出沒謂之弄潮

兩大星中天鬪南者先沉

恭宗德祐元年有二星鬪於中天一星隕帝
曷時有大星南流隕海中一星千餘隨之

李潭州守孤城合門受刃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恭宗以芾知潭州芾至潭
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

彈詞註卷九下

三

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
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
元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决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
窘力不能支元兵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
合家自焚芾命酒爵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
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芾坐熊湘閣可帳
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乃取
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乃取
酒飲家人盡醉編刃之芾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
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間之多舉家
自盡城無虛井益林木者相望 湘陰益陽二縣俱
屬長沙府湟水在今桂陽州熊湘閣在長沙府城內

徐太學同男女焚死梯雲

太學生徐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登經德齋梯雲
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并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
覺之滅火應鑣遂與二男一女俱赴
井死 應鑣江山人謚正節先生

元伯顏下江南三川席捲

初元以伯顏總諸道兵直下江南所在迎降恭帝遣
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遂入臨安

半逃城半獻冊趙氏無人

初伯顏南下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張宴然以鄂州降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之師潰於蕪湖江上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降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遁都統徐旺榮迎降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樞密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等數十人皆隨朝中為之蕭然太皇太后詔勝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吾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然亦不能禁也

李庭芝張世傑鐵心不改

初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率屬所部固守元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人人感激自奮阿朮築長圍困之城申食盡死者枕籍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乃議深入徑趨臨安及臨安陷元以恭宗北行至瓜州庭芝與守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乃將兵夜擣瓜

潭詞註卷元

雷

州眾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卒不克而止阿朮以太皇太后詔賜庭芝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阿朮復遣使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上會福州使至端宗召庭芝為右丞相才為保康軍承宣使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即揚而自與才將兵趨秦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帥泰州守將孫貴等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阿朮皆殺之張世傑初屯鄞州及詔勤王乃將兵入衛伯顏進次皋亭山右丞相陳宜中等白太后遣使迎降世傑與文天祥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中不許世傑以所戰而降遂去至定海及二王走溫州召之世傑以所戰兵來遂入閩奉益王即位以世傑為樞密副使元軍寇閩世傑奉帝航於海及元將劉深襲帝於潮州之淺灣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復遷弼州及帝崩世傑與陸秀夫復奉衛王即位而崖山在新會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世傑以為天險可扼在新會鉅海中移駐元都帥張弘範由潮陽港入海至甲子門護斥堠將知帝所在乃至崖山世傑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

中中廬外袖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弘範由山東轉南入大洋世傑力戰禦之世傑有甥韓在元軍弘範三使韓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弘範乃四分其軍令李恒乘早潮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遂大潰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將趨占城土豪疆之還廣東乃回舟贛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澳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若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若天不欲我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保康軍今鄖陽府保康縣臯亭山在杭州城東北定海今縣屬寧波府占城即占城國海陵山在肇慶府陽江縣西南七十里大海中庭芝字祥甫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縣世傑范陽人

陳文龍謝枋得義骨芳馨

元兵入閩知興化軍陳文龍發民固守阿刺罕遣使招之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不屈械送

彈詞註卷九下

五

杭州不食死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棄家變姓名李建陽之唐石山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李氏不屈死二子熙之定之得還母夫人以老得免後元使侍御史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在列枋得肆於建陽驛傍福建參政魏天祐朝京祥名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枋得知不可免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惟茹少蔬菜積數月困殆及至燕問太后攢泚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糲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文龍莆田人枋得字直弋陽人地稱壺山先生謚文節年三十與文天祥同榜

陸秀夫義不辱負君投海

時播越海濱簽書樞密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間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至是張世傑與元人戰於崖山軍潰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官諸臣從

死者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揚
太后聞帝崩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
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
秀夫
字君實鹽城人年十九與天祥同榜

文天祥歌正氣柴市成仁

初理宗拔文天祥進士第一度宗時官直學士以與
賈似道不合罷之後爲江西提刑聞勤王之詔欲兵
赴闕恭宗遣楊應奎請降於元應奎還言伯顏將兵
攻面議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往元軍伯顏
顧其舉動不常留之軍中遣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自
鎮江亡入真州遂由通州浮海如温州以求二王端
宗即位天祥至行都以爲樞密使開府南劍州經畧
江西敗元軍於零都復吉贛諸縣進圍贛州元李恒
遣兵援贛而自將襲江浦衛王即位加天祥少保信
國公天祥屯潮陽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
以海舟導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
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
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至潮陽弘範釋其縛以容禮
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及崖山破弘範謂天祥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

彈詞註卷九下

三

相也天祥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况敢貳其心
乎弘範義之遣使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
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
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名見於
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欲殺之然賦流
可乃囚於獄作正氣歌畧曰天地有正氣襟懷然賦流
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天地有正氣襟懷然賦流
溟皇路當清夷舍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
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
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
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水雪或爲擊賊笏生豎頭破
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生豎頭破
裂是氣所磅礴凜凜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豎頭破
論嗟予遘陽九隸地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
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
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
白悠悠我生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
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
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師亦匿名
書言某日燒蒙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
元主疑丞相爲天祥遂撤蒙城葦召天祥入諭之曰
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

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史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零都興國今縣俱屬贛州府吉今吉安府海豐今縣屬惠州府麗江浦在海豐縣潮陽今潮州府中山今西安府涇陽縣天祥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人又字宋瑞小字從龍年二十登寶祐

一名

三百載宋朝君一十八帝

宋自太祖至帝昺凡一十八帝共三百一十七年

夏遼金將世界碎扯零分

夏據興州之地遼據幽燕金滅遼侵宋盡有西北中原

一汴國二杭州三閩四廣

初陳搏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至是果驗

北宋都汴南宋高宗都杭端宗帝昺至閩廣而亡

彈詞註卷九

下

三

被金元欺負殺稱子稱臣

南渡以後金始終以和議愚宋宋始終以和議自愚高宗稱臣奉貢於金至孝宗改臣爲姪理宗時金滅元與度宗諸帝則無日不遣使稱臣於元矣

到底足鄙夫心患得患失

太祖奪天下於小兒得之不正太宗得天下於其兄不遵遺命而令弟姪不得其死南宋康王擁師濟州而不入援君父之難匡怨忘親而無恆復中原之志此皆患得患失之心也

殺不辜行不義昧了神明

太宗之殺德昭高宗之殺岳飛不辜甚矣太宗急於改元薄於待嫂高宗忘不共之仇爲稱臣之計又不義甚矣

佯孝順假慈悲瞞人不過

太宗同保富貴以安嫂后之心抱哭癡兒以箝衆議之口高宗每節遙拜二帝遣使通問而卒無迎還之

意止求太后之歸此皆其佯孝順假慈悲者也

比三皇方五帝索費評論
顧氏曰宋以忠厚廉耻是矣而懦要不振由此以興亦由此以亡法則是人則非也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矣

遼國主姓耶律契丹胡種

阿保機大唐末建國黃龍

遼主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契丹迭刺奇霞瀨益石鄉耶律彌里人父撒刺的是為德祖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始建國阿保機見黃龍在其甌屋上連發二矢磴之後太子德光於地置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至德光立始改國號曰遼一書耶律氏名阿保機建國之年更名億又五代史以扶餘為黃龍府建昇天殿

取渤海占中原河東九郡

彈詞註卷九下

初契丹痕德董可汗立授阿保機大迭烈夷高董將兵伐河東遂取九郡後征渤海大誣誤拔扶餘城遇謹誤老相兵破之區忽汗城誣誤降改渤海國為東丹渤海即前遼東地唐為渤海郡契丹為東京即今奉天府海之傍山者為渤海東延袤二千里其南皆臨渤海

西流沙北大漠萬里咸賓

阿保機北攻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諸夷畏服信威萬里

統諸國自稱尊天皇太祖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不肯受代乃帥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為部後擊滅七部諸夷咸服乃自稱皇帝改元神冊國人稱為天皇王後廟號太祖

子人皇妻地后大度寬洪

立妻述律氏為后國人稱為地皇后命長子突欲鎮東丹國號人皇王阿保機有君人之度仁民愛物有

貸其死

遼太宗名德光平欺石晉

阿保機卒述律后愛中子德光乃立為天皇王是為太宗晉庄石敬瑭借兵滅唐德光立敬瑭為帝敬瑭奉表稱臣尊德光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小不如意輒加責讓敬瑭事之曾無倦意

占中原稱皇帝氣象爭榮

晉主重貴稱孫而不稱臣德光遣使責讓侍衛都指揮使景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德光遂屢寇中原卒入大梁執晉主重貴而滅晉乃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德光乃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赦大

打草穀盜繁興思還故土

趙延壽請給上國糞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歲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又遣使括借士民錢由是內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濫陽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陝晉潞州皆殺其使者降於劉智遠德光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謂晉百官曰天

彈詞註卷九下

三九

時向暑吾難久留暫至國省太后乃發大梁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悵悵今得歸死無憾矣 登陽今彰德府

磁州

殺胡林鹽載了也算南征

德光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把 臨城今縣屬真定府

趙延壽入恒州權知國事

趙延壽初為後唐主從珂樞密使及遼以石敬瑭南下破唐兵於團栢延壽遂入遼為樞密使兼政事令延壽勸德光攻晉德光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後

一 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燕王及德光入汴負
約延壽快怏乞為皇太子德光曰皇太子當以天子
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時遽以恒州為中京乃以
延壽為中京留守及德光卒延壽即日入恒州自稱
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 恒州今真定府
團栢今行唐縣栢山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

遼世宗鎖小醜自立為尊

初趙延壽入恒州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以兵繼
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兀欲召延壽
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
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出謂礪等曰
燕王謀反適以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
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
知南朝軍國豈遺制耶乃集蕃漢之臣
於府署宣德光遺制自即皇帝位

囚祖母木葉山輕賢傲士

述律后兀欲祖母也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
子襲位又無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北歸述律
后聞兀欲自立大怒以第三子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兵敗兀欲囚述律后於阿保機墓自稱天授皇帝慕

彈詞註卷九下

三

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
部數叛 木葉山在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阿保機

墓於此

殺親叔貪酒色無暇南侵

李胡突欲之弟兀欲親叔也李胡戰敗自如兀欲軍
議和乃趨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復有異謀者乃徙
之祖州兀欲以後宮教坊自隨荒於酒
色國人多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侵

璜按兀欲二叔李胡牙里果兀欲未有殺之之事惟
兄天德謀反伏誅疑叔字有悞不然則殺字悞也又
按李胡為穆宗所殺穆
宗李胡之姪或悞入此

任麻荅守鎮州恣為酷虐

初兀欲北歸以麻荅為中京留守麻荅貪猾殘忍民
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怒恒
扶目焚爰而殺之損漢兵食以飼北兵眾心憤怨恒
州將何福進等與鎮州眾共逐之 麻荅遠主從弟
名

馬不嘶星月蝕諸部睽攜

一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攻邢州馬不嘶鳴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大懼引還會北漢主伐周兀欲欲引兵會之與首長議諸部皆不欲南強之乃行 內邱今縣屬順德府

燕述軋起謀心弑君奪位

兀欲行至新丹燕王述軋作亂弑兀欲而自立 按五代史軋兀欲者名察割

遼穆宗名述律討罪除凶

述軋弑逆太宗長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討殺述軋立述律為帝是為穆宗

喪瀛莫與周家睡王當國

周世宗征遼都虞侯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世宗直趨遼境遼寧州刺史王洪降進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守將終廷揮降乃登陸而西都部署趙匡口先至瓦橋關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皆舉城降遂喪關南之地述律年少好遊戲每

彈詞註卷九

三

夜酣飲達旦乃寐 中乃起國人謂之睡王 滄州今屬河間府乾寧軍今河間府青縣瀛州即河間府

莫州即任邱縣寧州屬慶陽府瓦橋關在今保定府雄縣

獵禽多貪飲宴遇弑庵人

述律醜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防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於懷州獲熊獸飲夜分近侍小哥哥盃人花哥庖人辛吉等弑之 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

遼景宗嬰風疾中宮決事

世宗次子耶律賢聞述律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是為景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任休哥為于越攻戰如神

賢以耶律休哥為于越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士卒樂為之用 于越契丹至貴之

援北漢歸使人南朝通好

時宋屢伐北漢主劉繼元賢遣耶律沙將兵援之後復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歸言晉陽多梗人繼元無輔賢乃盡索前所拘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歸之俾輔繼元又令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太祖許之賢乃遣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

州今縣屬保定府

高梁河大得采結怨於心

宋太宗滅北漢乘勝伐遼遂圍幽州賢遣耶律休哥救之時宋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宋大敗太宗引師南還休哥適至涿州太宗走免南北之好遂絕

高梁河在今良鄉縣界內

遼聖宗十二載權歸母后

聖宗

景宗卒長子梁王隆緒立年十二是為聖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

下高麗戰河北與宋平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大逆也宜問其罪乃舉兵伐高麗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遼耶律敵魯進擊擒肇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隆緒復同太后侵宋進寇澶州宋真宗自將渡河禦之遣曹利用請和以太后為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遼即遣閭門使丁振報聘而還自是南北弭兵

高麗今朝鮮國鴨綠江在國城西北入海銅州在海州衛東南四十里

舉才行察貪殘設科取士

詔諸道舉才行察貪殘又詔開貢舉每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詔郡邑舉明經茂才異等

減奢華却女樂富國強兵

隆緒禁侈僭減奢華高麗貢女樂却之在位四十九年國富兵強為遼之賢主

所可惜凱風譏中萑難道

以韓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蕭太后與德讓通焉 凱風詩篇名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凱風比母也中萑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國人作詩刺之曰中萑之言不可道也

韓德讓賜國姓陪葬慈陵

太后賜德讓姓耶律名德昌拜大丞相相封晉王太后死塋乾陵改德昌名曰隆運未幾德讓亦死賜地陪葬陵

遼興宗違父命特尊其子

隆緒宮人蕭耨斤生子宗真齊天后無子養為子隆緒卒宗真立是為興宗冊母元妃耨斤為皇太后治國事

正宮中齊天后做了冤魂

彈詞註卷九

下

三

聖宗后蕭氏小字菩薩哥冊為齊天后后初聖宗疾革耨斤詈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耶左右希自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又慮宗真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於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死

蕭耨斤被幽囚五年迎復

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謀白於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凡幽五年或勸宗真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宗真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慶州今慶陽府

求關南增歲幣南北停兵

時宋有西夏之擾宗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遣翰林學士劉六符如宋致書取故地宋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往復者再乃定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各持誓書相報自是南北通好如故

性桃撞變衣冠混身樂隊。

宗真性桃撞嘗因夜安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

入秋山因宴飲猝疾而薨

宗真入秋山次南崖之北峪宴飲畢遂得疾翌日而卒

遼道宗瞻宋主御容驚拜

宗真長子燕趙國王洪基立是為道宗初宗真詣宋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求之欲成先志宋仁宗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而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往致其像宋遣學士胡宿奉御容於遼洪基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較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叔重元犯帷殿骨月兵爭

洪基尊其叔重元為太叔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洪基田於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

彈詞註卷九下

三五

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覩等謀作亂契睦官使耶律良上變洪基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名涅魯古涅魯古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仁先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厮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胡覩曰第圍之黎圖而發重元從之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潛位以胡覩為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使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乘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奔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

重浮屠歲齋僧三十六萬

洪基信重浮屠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

信奸臣殺妻子不算聰明

洪基妻蕭氏姿容冠絕工詩立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賜后自盡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為后

遂欲害濬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而告都宮使耶律撒
蕭訛都幹等謀廢立案驗無狀而罷既而謀欲殺乙
辛然後立太子洪基信之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鞫
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於別室濬具陳枉狀
謂耶律燕哥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
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爲欵伏洪基大怒乃廢
濬爲庶人徙於上京乙辛及與孝傑謀遣其私人蕭
薨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疾

傳寶位與其孫是爲天祚

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
祚皇帝太子濬之子也

阿骨打行跋扈弄起刀兵

阿骨打本遼女真部酋長素跋扈有異志節度使烏
雅東死阿骨打襲位自稱都勃極烈叛遼天祚發渾
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曰遼人知
我將舉兵集諸路兵備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
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侵犯遼界屢敗遼
兵渾河一名小遼水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

彈詞註卷九下

三五

信讒口殺其妃及其愛子

樂遊畋失政事散了親臣

天祚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
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
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天祚畋獵酣淫不恤政事忠
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天祚銜之樞密使蕭奉
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
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
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誣入誣文
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天
祚爲太上皇天祚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
余覲遂奔金天祚遣蕭遐買等追之及諸聞山縣遐
買等謀曰主上信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若擒余
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因縱之余覲至金金盡知遼
國事宜趨遼中京克之遂下澤州天祚時獵於鴛鴦
瀨余覲引婁室奄至天祚憂甚奉先曰余覲此來欲
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天祚召樞密使
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排除去
以獲安得里底唯唯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幹亡去
敖盧幹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

由是人心叛散
臣民解體矣

遺玉璽走夾山家亡國破

余觀引金兵逼天祚行宮天祚率衛士五千餘騎自
駕鶩灤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既至雲中蕭奉
先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
師將至嶺西天祚遂趨白水灤粘沒喝以兵六千襲
之天祚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不忠曰汝父子
誤我至此雲中今大同府桑乾河在府城南六十
里夾山在朔州
北三百四十里

應州城風雪裏束手遭擒

天祚知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黨項小斛祿遣人
請天祚臨其地天祚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天
祚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至天德遇雪途次絕糧
嗑水雪以濟飢至黨項以小斛祿總知軍事二月至
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完顏婁室等所獲送至
金降封海濱王天德山名在宣府城西北應州今
屬大同府

彈詞註卷九 下

蕭特烈李處溫連扶二主

初天祚走雲中留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秦
晉國王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天祚入夾山命令不
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等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
律大石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勸進淳不許奭持
楮袍被之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是為宣宗未幾淳死
其妻蕭德妃稱太后主國事金攻之燕京陷德妃奔
天德天祚殺之夏主李乾順遣使請天祚臨其國天
祚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特烈陰謂耶
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
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天祚第三子梁王雅里走
西北部遂立為帝未幾雅里亦死特烈復立聖宗
孫耶律术烈為帝後术烈及特烈為亂兵所殺

可憐人支不住土裂中崩

初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
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

西遼主名大石虎思剌國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也歷官遼興軍節度使金兵
克燕京大石與蕭德妃俱奔歸天祚天祚以大石立

淳為帝責之大石不自安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為王率眾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鄯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兵萬餘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西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為帝是為西遼三年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幹耳

號德宗圖興復十載因循

大石以牛馬祭天誓眾圖興復命元帥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自都虎思十年而卒廟號德宗

感天后輔皇儲七年翻掌

大石卒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塔不煙權國號感天皇后稱制七年

至仁宗傳乃弟穢德彰聞

夷列即位又十三年卒廟稱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普速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

彈詞註卷九下

三七

沙里通焉

承天后普速完疑夫行弑

普速完自稱承天太后出其夫駙馬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

幹里刺誅惡婦策立儲君

朶魯不之舅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

直魯古號天禧三十四載

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

乃蠻王屈出律併滅除根

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未幾直魯古死西遼遂亡

大金國生女直完顏姓氏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光魏時號勿吉隋改號靺鞨唐號渤海國在兩者號熟女真在北者號生女真姓

完顏氏後避遼興宗諱改女真曰女直其祖為遼女
真部節度至阿骨打襲位叛遼稱帝乃曰遼以賓鐵
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
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於是國
號大金

阿骨打叛遼主虎視乾坤

完顏阿骨打劾里鉢之第二子兄烏雅束為節度使
卒阿骨打襲位遂叛遼主延禧取寧江州
今慶陽
府寧州

稱太祖展雄謨算無遺策

阿骨打廟號太祖史臣贊曰太祖數年之間算無
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混同江鞭指處兵不留停

初阿骨打將攻遼共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阿骨
打使一人導前乘赫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
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由是每戰必克盡取遼
五京焉
遼初以遼陽州地為東平郡又改為東京

彈詞註卷九下

元

以渤海為上京又析遼西為中京金改為北京
以幽州為南京金稱燕京以河南府為西京

金太宗吳乞買滅遼擒宋

阿骨打卒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其同母弟諸班勃
極烈吳乞買即位是為太宗其將婁室擒遼主延禧
而遼亡復以粘沒喝等侵宋
克汴京擒宋徽宗欽宗而還

捨所生立世嫡不背其兄

吳乞買以太祖嫡孫豐王繩果子合刺為諸班
勃極烈至是吳乞買卒合刺即位合刺即亶也

熙宗亶厭言兵通和宋國

亶立是為熙宗時宋南渡高宗遣王倫魏良臣何鑄
等請和亶亦厭兵革許之宋稱臣納幣而金亦歸高
宗母韋氏及徽宗鄭
后邢后之喪於宋

過中年貪醉酒手刃朝臣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雖初年國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後裴滿氏干

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竄欲立繼嗣為后所制
心不平因縱酒自遣醜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倫
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及殺橫海節度使田穀
左司郎中奚毅及翰林待制邢具瞻等十餘人

殺其后亂宗門人懷危懼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
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亶亶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
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太祖子幹
本之子平章政事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問曰若舉
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問其次曰鄧王阿楞
亮曰阿楞疎屬安得立捨我其誰亮因此忌常勝阿
楞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帝按察大王而亶
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等皆
殺之亶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名胙王妃撒卯入宮
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海陵王行篡弒大展燕京

完顏亮素有逆謀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
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亶嘗杖

彈詞註卷九

五

近臣局直長大興國亮亦結為內應興國給事寢殿
夜嘗取符鑰歸家至是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
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秉德
唐括辨烏帶等以刀藏衣下入寢殿亶常置佩刀於
榻進夜忽土先取刀投榻下亶求刀不得阿里出虎
即位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
下詔求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
以應天地之中亮乃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築燕京
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
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一殿之費以
億萬計及成遂遷都焉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後亮
亦被弒世宗追廢為海陵煬王

恣淫佚滿門親行同犬彘

亮殺叔曹王阿魯補納其妻阿嬾封為昭妃又欲納
宗婦於宮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
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遂納阿魯子莎魯
吸胡魯子胡里喇胡失打秉德弟亂里四人之妻於
宮封亂里妻高氏為修儀崇儀節度使烏帶妻唐括
定哥舊與亮私至是亮命定哥縊殺烏帶納之宮中

封貴妃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妾蒲察又察而納之女又察亮姊之女也壽樂縣主付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木之女也師古兒說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皆納於宮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夫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常於卧內適設
地衣保逐爲戲

滅宗人弑親母舉衆南征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謀盡殺之乃教尚書省令史上變名領三省事阿魯等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斛祿補等後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後皆絕復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復忌斜也諸子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左副元帥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

彈詞註卷九

四

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亮遷都於汴欲南侵其嫡母徒單太后數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福娘夫持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會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曰國家世居上京今至汴復將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名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后方禱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福娘等縊殺之亮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自是莫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衆六十萬號百萬自將侵宋

擬策馬在吳山高峰第一

註見本卷吳山立馬句下

遇允文瓜洲渡戰艦犁沈

註見本卷戰采石句下

龜山寺眾番酋同心一怒

亮為宋虞允文所敗趨揚州會兵於瓜州渡居於龜山寺名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焉

箭先來刁接應再贈麻繩

元宜等黎明帥諸將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復縊殺之

妻共子砍成堆屍橫血泊

初亮南侵妃嬪皆從至是罕主盡收殺之又使人殺其太子光英於汴

彈詞註卷九

下

聖

一家兒都做了怨魄強魂

金世宗仁且孝遼陽即位

初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眾心歸之福壽等以軍入東京殺副留守高存福等奉烏祿即位更名雍是為世宗金

賢其妻能守節不立中宮

雍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雍終身不立后

排異端尚文儒與民休息

雍不信佛法嘗曰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始命京府設學養士又建女真太學崇尚文儒命宰相薦士不得限資格數年之間南北講和與民休息家給人足焉

崇節儉戒服飾勿用黃金

雍性節儉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命官中之飾不得用黃金

斷死囚十七人幾乎刑措

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

世稱呼小堯舜有道仁君

雍在金諸帝中最高為賢主國人號稱小堯舜

金章宗承祖蔭升平未久

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雍卒璟即位是為章宗

李宸妃持國政疎遠宗親

淑妃李師兒有寵進封元妃叅知政事胥持國陰以秘術干之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數稱

彈詞註卷九下

聖

舉持國璟信任之由是持國與妃表裏擅政璟無子疎忌宗室惟衛王永濟柔弱鮮智能愛之欲傳位焉

按李氏封元妃宸妃疑誤

元太祖幹難河稱尊建號

註見本卷元太祖句下

衛紹王無計策不敢支撐

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自武定入朝璟已感疾遂留不遣璟卒李妃黃門李新喜平章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時蒙古鐵木真浸強金人皇皇禁討邊事會蒙古侵擾雲中九原永濟懼遂遣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以求和後宣宗即位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尋追復衛王謚曰紹九原山名在絳州西北二

里十

胡沙虎弑其君自稱監國

永濟以統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使將兵屯燕城北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等謀作亂會永濟以蒙

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駢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彰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元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韓鞬等納之胡沙虎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以兵逼永濟出居衛卿遣宦者李思中弑之

金宣宗受策立國勢將傾

胡沙虎欲僭位訪於丞相徒單鑑鑑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昇王即翼王也至燕即位是爲宣宗時元兵漸逼金運將衰矣

宋來伐夏來侵元兵得志

宋虎高琪勸珣侵宋以廣疆土珣遂南侵由是宋亦下詔伐金宋將趙方孟宗政等屢敗金兵安丙復遣兵會夏人伐金夏主遵頊於是取金會州圍鞏州夏與金通好者八十年至是構難十載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宋夏之兵端既結金之兵力漸分元兵所向無前矣 會州今鞏昌府會寧縣鞏州即鞏昌府

彈詞註卷九 下

四三

把中原都棄了無地安身

時蒙古已盡取金山東河北河東州郡圍燕京珣以兵力微弱不能守中都乃遷於汴燕京遂陷由是太原真定所在皆入於蒙古矣

金哀宗亂亡世十年天子

珣卒太子守緒立是爲哀宗在位十年

汴京城瘟疫起死盡生靈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塋者不在是數

崔立亂執后妃送降蒙古

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乃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聞守緒棄汴遂進圍之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守緒遂走歸德汴人聞守緒軍敗大懼而速不臺攻城日急會守緒自歸德遣使至汴迎太后后妃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因民洶洶遂作亂殺完顏奴申習捏阿不諭百姓曰二相閉門

無策今殺之為汝請命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自立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以天子衮冕后服送於速不臺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五百餘俱送赴青城

速不臺殺二王解發和林

速不臺殺梁王荆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殺廢馬犒軍卒明知喪敗

時守緒奔蔡州蒙古搭察兒圍之宋遣孟琪帥師會之克其西城守緒知勢敗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又殺廢馬以犒軍卒然其勢不可為已

把虛名傳禪與元帥承麟

彈詞註卷九 下

留

守緒集百官傳位與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乃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并泣不敢受守緒曰朕所以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卿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祿口不絕此朕志也承麟遂即位

死社稷禮之常可憐天命

守緒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所憾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不必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

幽蘭軒一炬火送了殘生

時宋金之兵已入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遂亡

夏國主李曩霄依遼附宋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李賜姓李為夏州節度傳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

繼遷其國始大降於宋太祖賜姓趙其子德明嗣宋封爲夏王德明卒宋封其子元昊西平王契丹亦冊元昊爲夏國王尋叛宋稱帝於夏州國號夏宋削其官爵賜姓元昊上書請和乃更名曩霄是爲景宗

據西涼稱兀卒吾祖傳名

曩霄據有西涼自號嵬名吾祖後請和於宋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宋臣蔡襄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語耶宋主不聽西

涼今永昌衛

曳石歌氣飛揚張元李昊

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范二公耻於自媒乃刻詩於石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乃走西夏詭言張元李昊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未更名且用國姓也元昊

異之奉爲謀主

四

分鐵騎左右翼野利天都

曩霄選豪族五千人迭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任心腹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爲左右翼各統精兵

全不記錦綺恩自圖王霸

初曩霄數諫其父德明勿臣宋父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也曩霄曰衣皮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

錯殺了心腹將牙爪離心

曩霄有腹心將野利王天都王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种世衡知青澗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樸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名高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

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瀆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粟一節遺野利野利見棄龜度必有書索之萬日左右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曩霄曩霄高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高堅執無書至荊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高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高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曩霄是褫衲衣取書進入衛刻命曩霄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曩霄就館而未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曩霄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返高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並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襟紙幣中有虜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遠滅虜得之以獻曩霄天都亦得罪曩霄既失腹心之將牙爪離心悔恨無及乃定和議

製文字斂刀兵併包銀夏

彈詞註卷九

下

吳六

曩霄自製蕃書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悉有夏銀綬宥靜靈監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長分統其衆銀州今延安府神木縣綏州今綏德州宥州在米脂縣故永夏城之西靜州今衛州西南有保靜城唐名保靜縣夏改爲靜州靈州今寧夏中衛鹽州今漳縣會州今會寧縣俱隸鞏昌府勝州即今榆林鎮城甘今甘肅州衛涼今涼州衛瓜州沙州故城俱在肅州衛城西肅今肅州衛興州今漢中府沔縣賀蘭山在寧夏衛城西六十里

晚年來新臺行劓鼻亡身

曩霄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麗家爲訛麗所殺曩霄因鼻創死新臺行衛宣公爲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乃詩以刺之河上而要之國人作是詩以刺之

李諒祚號英宗養於母族

曩霄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養於母族訛麗至是即位是為英宗

三大將持國政柄出多門

諒祚年幼后族專國訛麗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

與契丹互交兵叛興黨項

初契丹黨項諸部叛附於夏契丹伐黨項曩霄救之契丹主宗真遂自將伐夏又為曩霄所敗至是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夏又敗之

賀蘭山兵敗了母被遼擒

契丹復伐夏招討使耶律敵古等軍至賀蘭山獲諒祚之母以歸安置於蘇州

寇環慶擾保安綏州入宋

諒祚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宋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宋知青澗城种諤遂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

彈詞註卷九下

聖七

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遂復綏州諒祚乃詐為會議誘宋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秦鳳今鳳翔府涇原

今平涼府大順城在慶陽府城西北宋范仲淹築綏州今綏德州青澗今縣屬延安府

停歲賜仍求欵賄費金銀

初諒祚寇環慶會宋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銷則國威不立因停止不與諒祚大沮乃遣使謝罪宋宣撫使郭達謂得殺楊定等首領李崇貴等諒祚乃錮崇貴以獻崇貴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遣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上其劍鑑匿其金銀至是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環即環州慶即慶陽府延州即延安府

夏惠宗名秉常被拘國母

諒祚卒子秉常立是為惠宗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母梁氏知之誅清奪秉常政

而幽之

數上書求經史保境安民

璜按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宋仁宗以九經賜之此諒祚事乘常嗣位在宋英宗治平四年疑誤入此

敗宋家兵五路乘乎李憲

宋神宗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孫固曰孰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不聽竟命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秦鳳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五路並進昌祚率蕃漢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昌祚次磨移監遇夏眾十萬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妹其功馳使止之遵裕至圍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遂潰而還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而引還入夏者僅三萬人州會大較劉歸仁以眾潰乃引還入夏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多凌丁敗之次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皆至靈州憲獨不至熙河在寧夏河州衛境內鄜今鄜州延即延安府米脂

彈詞註卷九

下

吳

寇秦州旋誓表兩下渝盟

今縣銀州今神木縣石州今吳堡縣俱屬延安府天都山在蘭州城南三十里
乘常寇宋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旋上誓表請納安邊塞門二砦以乞緩州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緩也郭先交二砦不得緩朝議然之賜以誓詔乘常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緩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請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絳州以易二砦宋遂止商於地在南陽府內鄉縣

夏崇宗名乾順請婚遼主

乘常卒子乾順立是為崇宗乾順請婚於遼遼以族女南仙封安成公主嫁之

至遼亡依然又入貢於金

遼主延禧謀奔夏金幹離不趨天德聞延禧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夏得金書遣祀

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金粘沒喝割與之及遼亡遂入貢不絕

夏仁宗名仁孝國中多難

被權臣任得敬殺害宗親

乾順卒子仁孝立是為仁宗仁孝初立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

無禁制儘教他瓜分國土

仁孝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龍嶺地與任得敬自為國

金世宗却貢獻務討權臣

仁孝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金世宗雍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宰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獻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問得敬始

彈詞註卷九下

四九

懼仁孝卒謀誅之

夏桓宗十二載遭人所廢

李安全奪了位立號襄宗

仁孝卒子純佑立是為桓宗在位十二年崇宗孫越王仁友子安全廢之而自立是為襄宗

剛四載苦元兵投降獻女

安全在位四年蒙古伐之入靈州安全獻女於蒙古請降又二年卒

夏神宗叛金主反面興兵

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是為神宗夏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安全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承濟新立不能出師夏怨之遂侵金葭州至遵頊立益叛金互相攻戰者凡十年不解葭州今屬延安府

元太祖圍興州西奔逃難

元太祖鐵木真圍夏興州遵頊出奔西涼

稱上皇傳位與德旺相承

遵項自稱上皇傳位於子德旺遵項尋卒

夏獻宗立四載憂惶致死

德旺立是為獻宗蒙古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又取靈州進次鹽川州德旺以城邑多降憂悸而卒

南平王歸附與大國元君

德旺卒國人立其弟子規是為南平王蒙古盡克夏城邑規力屈出降蒙古繫以歸西夏遂亡

西夏主十代君二百餘載

夏自宋寶元戊寅曩霄稱帝至規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宋遼金三下裏見景依從

夏抗衡於宋遼金向背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為異同

似一點水浮漚生生化化

彈詞註卷九下

弄刁兵何曾見一日升平

攔路虎剩一行行蹤步跡

占天龍留幾片敗甲殘鱗

繁華過眼如春夢

斷簡殘編說姓名

三百餘年宋史遼金西夏縱橫爭強賭勝弄刁兵誰解

倒懸民命富貴草梢垂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敗

總虛名一枕南柯夢醒西江月

龍爭虎鬪無蹤跡

剩水殘山自古今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

成都楊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舍坤章校

第十段 說元史 西江月

山色消磨今古水聲流盡年光翻雲覆雨數興亡回首
一般模樣 清景好天良夜賞心春暖花香百年身世
細思量不及樽前席上 詩曰

慷慨樽前發浩歌休教世事苦相磨東風要與花爲
主無奈青春老去何

桃杏花開滿樹紅轉頭青子綠陰濃梧桐葉上猶殘

彈詞註卷十

雨雪片檐前又舞風時序往來千古在人生聚散一
場空今朝有酒今朝醉說甚英雄十大功

玉軫曲終詞打疊餘文煞尾奉知音知音肯共閒談
笑故典何妨反覆論論到可人題品處越多慷慨越
精神東門黃犬堪傷痛鶴唳華亭不可聞夜枕滴殘
金砌雨曉窗敲碎玉壺冰金盤滿顆珍珠落寶樹千
花錦繡分讚美賢人談勝事稱揚孝子共忠臣撥開
虎鬪龍爭處揀出清閒物外人范蠡扁舟滄海月陳
搏高枕華山雲水絃喚醒紅塵夢詎比尋常勸世文

話說宋遼金三史已畢說至元朝

大元者太祖成吉思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

人氏正是韃靼人於宋寧宗丙寅開禧二年金章宗泰

和六年夏襄宗應天元年三國擾攘之際即位於幹難

河號稱聖武元年在位二十二年傳位第三太子窩濶

台是為太宗在位十三年太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五年

長子貴由即位是為定宗二年崩於胡眉斜陽皇太后

復治國四年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蒙哥即位是為

憲宗九年崩於釣魚山太宗弟忽必烈即位是為世祖

混一南北建都燕山府中統至元在位三十五年傳至成宗名鐵

木耳其父真金乃世祖之長子追謚裕宗裕宗二子先

卒其長子甘麻剌追謚顯宗次子荅刺麻八剌追謚順

宗第三子乃成宗是為完顏篤皇帝在位十三年崩貞元

彈詞註卷十

大德順宗長子海山即位是為武宗曲律皇帝四年崩至大

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為仁宗普顏都皇帝九

年皇慶延祐太子碩德即位是為英宗格堅皇帝三年至治遇

弒顯宗之子也孫鐵木耳即位是為泰定皇帝四年崩

泰定致和權臣燕帖木耳迎立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因

以弟讓兄仍遣迎其兄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疎周王因

即位於沙漠立圖帖睦爾為太子太子見帝帝暴崩是

為明宗護都護皇帝天曆位半年在圖帖睦爾仍即位是為

文宗札牙篤皇帝四年崩天曆至順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

位是為寧宗一月而崩乃兄妥懽帖睦爾在位二十七

年元統至正天下歸於大明遜避北去逃於應昌府明

太祖高皇帝以其能順天命追謚順帝

元朝前後一十四帝通共一百六十五年混一止計九十二年今將元朝始末略記其大槩以見賢愚

三百載宋遼金中原鼎沸

幹難河韃兵起別是乾坤

鐵木真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先居於烏桓之北總隸於韃靼至宋寧宗開禧二年鐵木真稱帝於幹難河之源自號為成吉思可汗

元太祖鐵木真神謨妙算

鐵木真也速該之子初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以志武功鐵木真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後廟號太祖至宋度宗咸淳七年世祖忽必烈始改國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也

彈詞註卷一

三

廣機謀多妙算出類超群

蒙古耶律楚材通術數之學太祖每征伐必令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故能滅國拓地所向無敵

掃沿邊四十國如同削草

太祖三年滅蔑里乞部下幹赤剌部畏吾兒國六年下西域哈兒鹿部十二年克失的迷火固亦兒於等部十四年伐西域高麗等國十五年克幹脫羅兒城十六年克逃里蜜及班勒紇城國塔里寨十七年滅回回十八年滅欽察幹羅思撒里等部凡滅國四十

感天心角端見罷戰休兵

太祖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國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太祖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乃引還楚材廣寧人晚號玉泉老人謚文正字晉

卿遼東丹王
突欲八世孫

終老在六盤山雄心未已

尚叮嚀約宋國併力平金

太祖滅西夏避暑於六盤山病篤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遠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六盤山在平涼府隆德縣山上有避暑樓潼關在陝西華陰縣四十里

能委任股肱臣真材實料

太祖知人善任用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任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

有功勞四怯薛世代相承

怯薛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人之子世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

彈詞註卷十

四

博爾朮博爾忽濟時人物

木華黎赤老溫萬戶留名

木華黎雄勇善謀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太祖命經畧山南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自親之卒能助成大業博爾朮從征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爾忽身更百戰竟死於陣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等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元太宗窩濶台寬洪大量

太祖卒少子拖雷監國三年太祖第三子窩濶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監國乃與諸王奉窩濶台即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是為太宗有寬洪之量量時度力時稱治乎 和林在韃靼初以西有哈刺和林河故名元太祖始建都於此皇慶初改為和寧路至今有和寧路城

滅殘金侵宋境國勢龍興

太宗約宋滅金速不臺滅汴京塔察兒與宋將孟珙等克蔡州金主守諸自縊末主承麟亦為亂兵所殺

金遂滅未幾宋先敗盟越范等率師入汴乃命子淵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斛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由是入宋蘄州拔郢州破許州陷利州狗黃州攻眞州圍廬州躡階成遂無寧日是時西北中原罄歸版籍有天下三分之二

但可惜酒爲魔中宮竊柄

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第六皇后乃馬真氏乘怠竊權權奸滿朝賣官鬻獄

鉞鐵錡因醉死七子誰君

太宗初疾篤後稍愈耶律楚材謂不宜田獵左右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錡胡蘭輿都刺合蠻進酒權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太宗七子長貴由是爲定宗二濶端太子三濶出太子四哈刺察兒王五合失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太宗有旨以孫失烈門爲嗣后乃馬真氏不從自稱制於和林

元定宗間五載才方即位

六皇后臨朝五載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是爲定宗

彈詞註卷十

五

不三年歸天去母后稱尊

定宗在位一年零九月卒皇后幹兀立海述失抱失烈門稱制

元憲宗勤政事剛明果斷

不貪杯不重色嚴御群臣

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共推太祖少子拖雷之子蒙哥即位於濶帖兀阿蘭之地是爲憲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平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及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性沉斷寡言不御燕飲尤御下以嚴能遵祖宗之法

元世祖滅南朝華夷混一

憲宗卒同母弟忽必烈即位是爲薛禪皇帝廟號世祖以宋賈似道拘使背盟命伯顏等大舉寇宋遂克臨安擄宋恭宗又分道克閩廣追宋帝昺於厓山昺赴海死遂滅宋而華夷一統矣

據燕山朝萬國四海來賓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遂詔營宮室城池於燕山府仍號為中都是時海外諸番馬八兒頒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求急關亦觸蘇木都刺等國皆入貢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未有也 秉忠刑臺人初從釋氏名子聰拜官後更今名自號藏春散人謚文貞

立渾儀窮河源又開海運

元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疎世祖命大學士許衡及贊善王恂郎中郭守敬改正守敬言曆之本在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象玲瓏儀仰儀立渾儀證理儀景附關凡日月蝕儀星晷定時儀等器恂又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五處分置儀表谷選監官遣使窮河源詔使都寔受命行四開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轅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

彈詞註卷十一

六

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里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潤即及潤提之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流絡莫知自何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川絡莫知紀極崑崙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樂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物懷為道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清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担入京師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并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稱曾齋先生守敬刑臺人字若思

括圖識焚道書禁習天文

世祖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
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又
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
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錄聖裔訪人才似乎崇正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
州世祖既平宋擬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
宗子因名宋衍聖公孔休赴闕休遜於居曲阜者世
祖曰寧遠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爲國子祭
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又遣侍御使程文海訪求江南
人才以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
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
人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歸安人謚文敏

寵西僧求術士不算聰明

西僧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年十五謁世
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尊爲國師統釋教又
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俱寵遇無
比遣桑吉刺失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伎子

俊鷄子美珍珠宜乎不受

回回字可等獻大珠邊價鈔數萬錠世祖曰珠何爲
當留以周貧者却之又有獻俊鷄子者亦却不受
回回今默
德那國

彈詞註卷十

七

大酒樽無縫衣何苦勞心

置大樽於殿樽以木爲質銀內金外鑲爲
雲龍高一丈七寸又命高衣局織無縫衣

擊日本十萬師委埋魚腹

初遣使往通日本不納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
功而還至是命阿剌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邱等
爲右丞率師十萬以往會阿剌罕卒於軍詔以左丞
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
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弁士卒十萬於島
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
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
不殺而奴之日本古倭奴國

發會稽諸陵骨遺憾冬青

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攢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
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窺諸陵骨襟牛馬枯骸

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王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貨得白金爲酒食陰名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莖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立國來殺生靈幾於千萬

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已卯歲通計殺戮人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乃本兵敵兵屠戮郡縣城內之數其

屍骸山膏血海劫數驚聞

顧充曰世祖日本一征蕩積漲東洋之水交趾屢擊屍僵高戰骨之山汎濛汜而赴崑崙降伊吾而征鐵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又况緬甸占城爪哇羅鬼窮居海島顧不忍憫惜之忿欲驅土衆擠之大海之中忍哉交趾即安南國伊吾即哈密國緬甸國與雲南省界爪哇古閩婆國

創大都詢興亡紅蟲滿匣

彈詞註卷一

世祖創大都作宮殿於地中掘得大坑紅頭蟲滿坑無數帝以問國師劉秉忠曰此即異日代有天下者世祖初號燕京爲中都四年於中都東北置城而遷都焉九年改爲大都

統中華十六載八十而崩

世祖在位共三十五年滅宋襲統者凡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卒

元成宗修祖業垂拱而治

世祖太子真金早卒以真金第三子鐵穆耳爲皇孫世祖卒鐵穆耳即位是爲完顏篤皇帝廟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

十三年行的事間雜昏明

成宗在位十三年心無定見夙賢否進退利害因革朝令夕改

葡萄酒門攤錢罷之爲美

初世祖有葡萄酒之例至是罷之又

以江陵禮州常德皆旱免其門攤

馬牛羊鷹共犬取索何勤

括馬於諸路除牝孕携駒者齒三歲以上並拘之至於牛羊鷹犬歲有取索

末年來多寢疾政由宮闈

成宗末年多疾皇后伯岳吾氏專政史臣曰成宗連歲寢疾凡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俱在耳

吝工費縮河渠漂沒人民

時欲開鐵幡竿渠名郭守敬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元武宗兄之子繼登其位

成宗崩伯岳吾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

彈詞註卷十

九

命名安西王阿難答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等陰左右之謀奉皇后垂簾右丞相哈剌孫陰遣使迎成宗兄答喇麻八刺長子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遂還大都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哈剌孫夜遣人啟之曰懷寧王遠不能奔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乃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諸王濶濶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懷寧王至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奉其母迎之遂廢伯岳吾后居東安殺之即位大赦是為曲律皇帝廟號武宗

以同胞弟為子頗礙天倫

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胞弟也以有平內難功立為皇太子

僧翰苑宦中書仕途太濫

以西僧教瓦斑為翰林學士承旨宋小黃門李邦寧初從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欲以為江

浙平章辯曰臣聞腐餘命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乃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時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

江浙饑真定水災具頻仍

兩浙飢死者四十六萬戶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真定等處大水江浙飢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兩浙今浙江一省有浙西浙東之分

元仁宗守文主聰明恭儉

武宗崩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為普顏篤皇帝廟號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

選明經立科舉惟寶賢人

仁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

彈詞註卷十

十

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詔行科舉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重國本禁諸王農時出獵

禁諸王毋得方春畋獵

尊宋儒廣從祀閣建崇文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張拭字敬夫浚之子稱南軒先生謚曰宣祖謙字伯恭世稱東萊先生

元英宗行孝道焚書請代

仁宗卒太子碩德八剌即位是為格堅皇帝廟號英宗性至孝初仁宗大漸焚香露禱北斗祈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

納直諫停罷了元夕張燈

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尚書
參議中書省事諫曰世祖每值元夕開闢之間燈火
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英宗大怒既而
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金幣以旌其
直

卹孔裔免民租仁慈切念

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以旱澇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寫經文作佛事禍福迷心

敕寫金字藏經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
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進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
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
通高明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徒遂創為薦拔之
論以惑世人若撰為文辭不可以為後世訓
吳澄字伯清崇仁人學者稱草廬先生謚文正

縱奸黨殺朝臣剛明有欠

仁宗時鐵木迭兒入相者再恃勢貪虐克穢滋甚中
外切齒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

彈詞註卷十

十一

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
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
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乃與拜住勝奏之而
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貪諸罪乃罷
其相位尋起為太子太師及仁宗崩方四日鐵木迭
兒遂以太后命復為右丞相以拜住朵兒只攻其奸
惡必欲報之乃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
使失烈門御史禿禿哈襟問誣殺之又怨勝發張弼
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
殺之籍其家英宗皆不能問

駐南坡行幄裏禍變相尋

君與相可憐人俱遭寇手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英宗覺
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乃任拜住為右丞
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遂怏怏而卒御史益繼官爵
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夫鐵失等皆不自安乃
竊沒其家貲其奸黨御史大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
生異謀至是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
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
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

事赤斤鐵木兒殺拜住而鐵失直犯行懼手弑英宗
於卧所南坡在保定府新城縣西北元英宗常駐
蹕於此賜丞相拜住為
別業俗呼為高密店

為惺惺無遠慮悞了前程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罪大
變遂興詎非英明之悞哉

泰定主討元凶掃除奸黨

晉王也孫鐵木兒晉王甘麻刺長子真金嫡孫英宗
叔也初鎮北邊鐵木密遣幹羅思告曰我與哈散也
先鐵木兒失秃兒謀已定事成立王為帝王囚幹羅
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告變未至英宗遇弒也先
鐵木兒等奉璽綬來迎遂即位於龍居河諸王買奴
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於是即居也先鐵木
兒等於行在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
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後文宗不為帝立
廟謚世稱
為泰定帝

忽天災受佛戒買寶求珍

釋詞註卷十

十三

時烈風地震詔大都守臣集議張珪上言賈胡中買
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
不濟飢寒之物宜行禁止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
日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
今年一增其日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
佛事愈繁致災愈速宜罷功德使司凡數千言皆不
從御興聖殿受無
量壽佛戒於帝師

因避暑上都宮升遐去世

泰定避暑於上
都宮七月卒

二宗姪相遠離國政誰尊

註見

元明宗和世球遠居沙漠

和世球武宗長子泰定姪也初武宗傳弟仁宗約以
次傳和世球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
宗為太子封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及次延安其
臣秃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與陝西丞相阿

思罕平章塔察兒謀發關中兵自潼關河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_{和世球}乃逃漠北集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後即位是爲護都護皇帝廟號明宗

弟文宗圖帖睦爾處江陵

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鐵木迭兒構鬻骨月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英宗於是徙圖帖睦爾於瓊州及泰定即位乃召還封爲懷王出居建康尋又徙於江陵後即位是爲札牙篤皇帝廟號文宗

燕帖木迎文宗入承大統

簽樞密燕帖木帖木兒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立其二子乃集百官與聖宮率其黨露刃號於衆曰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中書省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將一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未幾圖帖睦爾入京師以兄和世球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

彈詞詳卷十

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乃即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

却差人和寧北遠接明宗

圖帖睦爾遣使迎兄和世球於漠北復屢差人勸進和世球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乃遣燕帖木兒奉璽上之明宗加其功以燕帖木兒爲大師復遣使立弟圖帖睦爾爲太子

行殿裏喜相逢歡飲宴

不明白誰下手骨月分情

太子發京師北迎明宗明宗次於旺忽察都太子入見尋宴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明宗暴卒太子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

燕帖木聞哭聲忙收玉寶

把文宗扶上馬事恐難明

胡粹中曰故老言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明宗暴卒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璽授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與

復寶位賜金帛情絲顯露

文宗復位後即以鈔萬錠幣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及諸部曲鈔幣不等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罷置左丞相養其子塔刺海為子賜居第貴產

身弒兄妻弒嫂顯得欺心

明宗之卒人疑文宗弒之後順帝以文宗謀不軌使者拜仕謀殺明宗后入不妙明宗后一書云八不妙

胡笳曲甲辰君空陳符讖

彈詞註卷十

古

司徒香山陳符讖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頒示中外詔諸臣議咸謂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從其所言恐致讖緯之端事遂寢弘景字道明秣陵人為齊高帝諸王侍讀歸隱句容勾曲山第八洞山中立館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徵之不出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謚貞白先生

天鳴鼓虹貫日地震燕京

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八月天鼓鳴於東北

尊國師舉朝臣郊迎匍伏

以西僧輩真吃刺思為帝師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神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起而

懷歹念佛不佑天喪其身

文宗既弒其兄又弒其嫂卒之享國不永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而卒奉佛求福竟何益哉

明宗子號寧宗纔方七歲

明宗次子鄜王懿璘質班留居京師時文宗卒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以文宗遺命傳位明宗子乃命奉懿璘質班即位是為寧宗年方七歲百司庶務咸敬皇后取進止

坐龍牀一箇月命天難存

寧宗在位一月而卒

燕帖木兒威權斃於溺血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人四十女後房克斥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元順帝寧宗兄即位稱尊

妥權帖睦爾明宗庶長子寧宗兄也初明宗遇害從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

彈詞註卷十一

五

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寧宗卒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后曰吾子尚幼妥權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潤里吉思迎之既至燕帖木兒具陳迎立之意妥權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至京久不得立至是燕帖木兒死乃立為帝後卒於應昌其太尉完者等誥曰惠宗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避去號為順帝或曰順帝宋恭宗子也 大青島即大青嶼在廣州海中靜江在今廣西桂林府

封伯顏為秦王秦州山裂

順帝先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伯顏專權自恣僭竊無君虐害天下至是封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所以兆其弒后無君之虐也

性優柔無果斷委政權臣

順帝性柔少斷阿魯輝帖木兒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順帝然之由是政事決於太師右丞相伯顏大傅左丞相燕帖木兒之弟徽敦而已無所專焉

製宮漏造龍舟窮工極巧

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內設三聖殿置殿立玉女捧時刻養時至輒浮水上而左右三聖殿飛仙六人立宮前過子午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鳴鐘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三人立宮前過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關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又製龍舟於內苑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五采金裝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其精巧皆前所未有

運氣術天魔舞惑亂其心

右丞哈麻進西番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真真善秘密法順帝皆習之怠於政事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多巴刺般之器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乃以番僧為司徒伽真真為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奉之謂之供養嘗給順

彈詞註卷下

去

帝曰陛下尊富不過保有見世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順帝廣取女子淫戲是樂御弟寵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醜聲外聞

聽臣子殺中宮不能遮護

皇后伯牙吾氏燕帖木兒之女也初燕帖木兒之弟撒敦卒其子唐其勢代為左丞相伯顏為右丞相獨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謀援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鄰王撒撒秃發其謀伯顏率立諸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順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

儘奸雄逐太子委靡無能

亮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時亨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

事移鎮大同素與禿兒聖帖木兒友善遣人白其非罪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怒字羅帖木兒跋扈交通禿
堅不花詔削字羅帖木兒官爵字羅帖木兒拒命遂
詔平章擴廓帖木兒討之字羅帖木兒遂令禿兒迎
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詔慰解之復字羅帖木兒
戰不利太子遂出奔順帝詔慰解之復字羅帖木兒
官爵加太子保仍守禦大同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
之選官恚怒不已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攻大
同字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
出奔沙止之遂詔削擴廓帖木兒官爵進字羅帖木
兒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
百二十里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

石人出國運衰群雄並起

時河決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
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興工凡二百八
十里有奇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
起其後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徇湖廣方國珍擅浙
東張士誠扼姑蘇陳友定起八閩明玉珍擾劍閣何
真虎視於廣東劉益鴟張於遼陽田豐逐鹿於
山東郭子興稱王於滁洲而元之大勢去矣

彈詞註卷十

只招降無奇策遍地紅巾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癸丁夫開河民
心益愁怨思亂者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
蓮會燒香惑眾謫徒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
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
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共起兵以紅巾
為號蕭縣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
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
等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由是巨盜橫發作亂熾妖南朝趙王韓法師南朝周
王周子旺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瑶賊吉烈思定光
活佛戕命官西方逆賊殺王子以至蔣丙起道州李
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賈襄陽
起泉州應必達起邵武鄭忠起臨川竹山賊賈襄陽
湘鄉賊破保慶山東河南江南江北殺掠無忌朝廷
不能制乃遣使招撫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
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資掠子女玉帛而無關志遂
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李生瓜天雨驚無邊怪象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大都兩麓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內宇羅外擴廓室鬪紛紜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定而字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與察罕帖木兒兵爭不已順帝遣使諭之始罷兵會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字羅帖木兒復以兵攻晉冀擴廓帖木兒大破之讐隙日深至是字羅帖木兒舉兵犯闕太子出奔及還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兵敗太子又奔晉冀順帝以字羅帖木兒為右丞相遂專政於內太子與擴廓帖木兒在外日夜謀除內難乃大發兵討之字羅帖木兒乃遣秃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以字羅帖木兒恃逆遂附於擴廓帖木兒威順王之子和尚亦忿字羅帖木兒無君密言於順帝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伯達兒等殺字羅帖木兒於延春閣下函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以為太尉左丞相其時外寇既已橫肆而內難又復如是元之亡決矣

彈詞註卷十

大

黃河清淚沾襟知由聖主

黃河自平陸三門噴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平陸今縣屬平陽府河南府陝州有砥柱峰在黃河中流禹導河鑿之石形如柱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唐太宗勒銘尚存孟津今縣屬河南府

棄燕京望北走社稷分崩

明太祖兵克通州順帝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議棄燕京北走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又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順帝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啣璧求活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明大將軍徐達等兵至燕京攻克之執淮王及慶童等殺之

駐應昌纔一年鑿輿晏駕

順帝走屯蓋里命脫列伯等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為明李文忠所破擒之順帝遂無復南意駐於應昌府一年因痢疾而卒

皇太孫買的里東手俘擒

明李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順帝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皆被擒惟太子遁去明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大元國十四君不堪回首

元自太祖至順帝前後共一十四主其兩后不在其內

九十年居中夏一旦成塵

元太祖始宋寧宗開禧二年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洪武元年共一百六十五年內去世祖前七十年為宋實九十二年天下歸於大明而元亡

天付與聖明君昇平萬歲

彈詞註卷十

九

初元主常以國祚間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朱太祖果建國號曰明滅元即位

混乾坤歸一統海晏河清

明太祖南掃羣雄北定中原而天下一統

不濃陰怎能勾真龍出現

不發黑如何得杲日光明

廿一史細評論幾場興廢

笑談間屈指數多少豪英

傳道統古曾聞三皇五帝

論征伐何處起湯武桓文

數千載史書中今來古往

幾千場風雲變虎鬪龍爭

一箇箇使機謀圖王劫霸

一朝朝爭社稷遣將興兵

運籌策定功勞朝中宰相

辨風雲別氣色閫外將軍

黃金印玉寶符封侯拜將

錦征袍金鎖甲領隊排兵

花腔鼓賽春雷驚天動地

五方旗遮日色慘霧愁雲

雄赳赳仗刀鎗揚威耀武

惡狠狠臨陣處捨死亡生

彈詞話卷一

下死手擔精拳人頭厮拏

咬鑿牙瞪怪眼熱血相噴

只為爭三寸氣興心舉意

儘教些厮殺漢奪利爭名

黃河岸幾千場橫屍濺血

北邙山無打算白骨橫塵

誰智勇誰才能南柯一夢

誰英雄誰俊傑高塚麒麟

前人事後人悲一聲長嘆

洛陽花咸陽草幾度黃昏

吳王關越王臺兩堆糞土

漢家陵唐家寢一樣灰塵
流落後怎分豁金枝玉葉
路傍人誰辯認鳳子龍孫
細思想轉沉吟人生有幾
巧安排多計較到底浮雲
今世裏謝皇天一人有慶
萬萬年無爭戰四海澄清
遇飲酒得高歌開懷作樂
把新詞聽一會清世間人
一段詞一段話聯珠間玉
一篇詩一篇鑑帶武兼文

彈詞註卷十

說武將逞英雄威風凜凜
敘文人施禮樂文質彬彬
休笑話采書生殘編斷簡
勝尋常歌舞妓翠袖紅裙
偶然間與知音逢場作戲
收拾了乾扯淡弔古談今

高人解得其中意

淡盡爭名奪利心

細思三皇五帝一般錦繡江山風調雨順萬民安不見
許多公案 後世依他樣子齊家治國何難流芳百世
在人間萬古稱揚讚嘆 西江月

仁皇治世天心順

不動干戈永太平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

彈詞註卷一

